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三編

言情小說

三字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三角全年
三冊三元郵費每冊三分

本雜誌創辦已經十載風行全國自前年大加改良版幅放大材料增添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每冊約二百餘頁二十萬言附圖數十百幅尤為精美足資考證

法政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全年
三冊一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

內容分 論 譯叢 雜錄 專件 記事
附錄 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介紹東西大家學說及本國名人著作凡議會議員行政司法官吏地方自治之職員及一般國民均不可不讀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全年
三冊一元郵費每冊分半

本雜誌出版已及五年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之進步自前年起改定體例力趨實際列目於下

- | | | | | |
|-------|-------|-------|-------|-------|
| 1 圖畫 | 2 言論 | 3 學術 | 4 實驗 | 5 教材 |
| 6 史傳 | 7 修養 | 8 調查 | 9 法令 | 10 記事 |
| 11 雜纂 | 12 文藝 | 13 詩詞 | 14 名著 | 15 附錄 |

丙午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九月版

(三 字 獄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英國赫穆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三字獄

第一章

去英京倫敦郊。扁數里。荒野。合沓。屋舍錯落。有謀脫別墅焉。其傍屋數椽。某年英人愛立司葛斯二人居之。二人本總角交。事無不相與言。甚契。愛立司業醫。遂其術。懸壺有年。名頗出閭里。葛斯爲書記員。執筆於某報館。及某裁判所。爲人機警。有智略。能斷。非愛立司所可及。然二人食力歲入。皆足自贍也。一日晚食。二人共案。葛察愛若有不豫色。然謂曰。子今者有何所感而不樂也。愛不卽答。葛曰。吾能治子之疾。曷告余。子豈見夫雉之飛。而有懟於鰥之寂耶。吾當爲子謀之。愛醫生啞然失笑曰。有是哉。子之言乎。子且不知僕病之所在。安能言治。僕曷爲若是。僕所慮者。日來門可張羅。而余宿儲無多。苟延之二旬。不將索余於枯魚之肆乎。余又安能按戶問人疾苦哉。葛曰。不仁哉子也。天旣陰陽調順。灾癘不生。乃生民之幸福。子顧僅爲一身計耶。今適無病者耳。有則舍子焉。往。愛曰。初余賃居。丟克費。

村鎮名
近倫敦

期望甚殷。以其地

去倫敦伊邇。倫敦人頗善治生。嬰疾者寡。今徙此。豈知亦罕過問。葛曰。然則數日以來。子竟未睹一病者耶。愛曰。然。惟見比鄰麥格司登。邪氣外襲。死期不遠耳。蓋麥卽居謀脫別墅。與愛立司雖未晉接。以彼此時赴倫敦。於火車站遇之。麥爲人性烈。耽酒色。而又嗜博。愛未經執手切脈。其言直於望色。辨之。葛曰。子旣知其病之至。奚爲不告戒之。曰。彼性暴烈。余與彼素昧平生。豈可冒昧言未畢。而寓主婦俾司克入。二人遜坐。俾固中年未老徐娘。好修飾。能言語。而愜爽不迫。二人屋賞時或愆期。能緩容之。以故二人樂與周旋。俾尤重愛立司。爲之榜於門。若以名醫主其家。甚榮幸者。其視葛斯則少差。適聞二人論麥格司登。遂僂言曰。異哉。先生所言之人。妾亦耳熟。能詳也。君等言及彼。妾不覺猶爲毛戴。二人夙稔寓主婦懸河之口。無已時。不恆啓其緘。今見其言有異。愛立司移坐。就叩毛戴之故。俾曰。麥格司登有一婦。葛曰。有婦人情耳。曷足異。曰。母僂待妾述之。其婦性悍。二人賃居此間。纔數月。時聞其反目。角口。聲某夕有少年遞電書。婦突出。匕首擬之。蓋疑爲匪人也。少年白其故。乃免。夫一

婦人而以匕首擬人其悍可知雖然亦不可過責此婦麥格司登暮出宵分始歸居鄰僻野未免有伏莽之虞閨中膽怯以此自衛固亦有之愛曰麥君有婢僕乎曰家徒四壁立衣食時慮不給遑論婢僕麥之宵征殊祕度日資不知所從來其婦遇人不淑實可憫語至此忽聞門鈴捫聲甚急俾卽出問知爲求醫者及客入室咄咄一婦人也二八苕華是好女子而蓬其首葛愛皆相顧錯愕少婦喘息曰醫生何在愛曰余即是也少婦迫切欲言而格格不能發聲有頃曰妾夫……妾夫死矣乃被謀殺死者皆驚曰爲人謀殺乎曰然愛醫生問汝夫爲誰曰麥格司登……麥格司登……請先生速至妾家一視

第二章

愛立司與葛斯聞少婦之言驚詫不語少婦執愛醫生之手言曰妾夫性命已殆望先生屈駕愛曰夫人言已殺死余安能治往亦無益此事須報警察署少婦聞之色變搖其首曰不須……不須……警察何爲者警察豈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耶葛斯

聞其言。心頗懷疑。曰。汝夫爲人殺死。人命重大。自有國法。汝何不欲報警察。獲仇人而甘心。此凶人爲誰。少婦低首有間。曰。妾不知。今夕妾夫外出。令妾守門。云須宵分始歸。及鐘點指十一下。忽聞呼號聲甚厲。異之。乃出戶。似在外園呻吟。尋聲而往。見一人臥草際。非他。卽妾夫也。背間血濺。已不能言。約十杪時。氣絕。故急求先生。一視能救活否。葛曰。今夕無星月。黑暗不辨。安知是汝夫。少婦略頓曰。妾執燭以出。識之。寓主婦俾司克曰。外間風狂甚。恐燭火閃滅。夫人視不了了耳。隨復問曰。聞夫人有一匕首在乎。少婦曰。所問甚異。殊難索解。曰。非他。卽夫人曩所持以懼遞電書者。少婦神色自若。曰。妾無此物。益不解所言。旣而勃然自忖。己豈有疑於人。噫。噫。奚爲。遂謂葛斯曰。敢勞先生代告警察。妾須偕愛先生一視也。愛醫生因戴冠攜具。隨少婦出。葛與俾對坐不語。而內懷皆存猜測。謂此少婦諱匿匕首飾言。燭視觀其神情。大啟疑竇。俾曰。愛醫生令此婦報告警察。彼聞之。若甚驚恐。徒非他。葛斯搔首曰。然……或者……非歟……旣殺其夫。何復來此求醫以彰其迹。俾搖首殊不爲然。曰。

君閱世猶淺。人情險詭。詐故有施此手段。使人不疑者。麥夫人之悍。此事固難言之。葛曰。今姑勿論。且告警察署。曰。善。速行。視警察馳驗若何。歸以顛末告余。余想麥格司登之死。必爲此婦之匕首所殺無疑也。葛斯出門。道路已絕。無人跡。濛濛細雨。風勢轉緊。葛平時往來。丟克費警察署。故與警察長亦相識。斯時得此意外凶耗。夤夜前來。警察長頗訝之。見其有驚狀。曰。葛君有何事。恐怖乃爾。曰。咄。咄。怪事。予比鄰謀脫別墅。有被戕而死者。其妻至予家求醫。予駭其情離奇。謂宜報警察緝凶。是以告警察長。曰。被殺者誰。曰。麥格司登。誰殺之。其妻知其人乎。曰。否。彼言頃聞呼聲甚厲。卽出視之。知其夫臥草地。創甚。不能言。輾轉卽死。曰。然則果見有他人乎。曰。吾未之詢。今醫生正在彼檢驗。君宜速往。警察長紀來克遂披外衣。戴冠。曰。此人竟死乎。能救治否。曰。不知。察其妻之言。似已氣絕。紀來克遂命一巡士與偕。隨葛行。風聲如吼。出通衢。入狹巷。黑闇無人跡。至解不理路。屋宇多低陋。類窰人雜處。道路亦崎仄不平。不意倫敦繁華之區。乃有此荒陋景象。噫。他可知矣。通道旣盡。益難行。遙見星

火兩三紅綠琉璃函綴。蓋鐵道之路燈也。越瓦礫場。路左居屋櫛比。其末即謀脫別墅。三人既至其地。入門便爲園。見燈火一星。趨之。則見少婦手燈一手。護其琉璃罩。愛醫生在尸側。反覆審視。少婦見諸人來。驚曰。警察……警察……紀來克目炯炯。視之。則杏其臉而桃其腮也。曰。然。予固警察夫人。母怖。隨問醫生。此人可救治乎。愛醫生指死者傷痕在肩之左下。鮮血凝結。曰。君來觀之。是已絕命。人身血肉之軀。安能經此鉅創。吾意揣之。其人傷後。不越十分鐘時即死。少婦悲曰。吾夫死時。猶在吾手。警察長曰。爾夫曾告爾爲何人所戕乎。曰。未也。妾出視時。已不能言。警察長即取其手中之燈。徧地尋蹤。見路係碎石砌成。絕無足跡。惟血泊狼籍。灑射痕。不忍逼視。察畢。言曰。凶人必自後擊刺。死者被刺。猶能回身相扭。欲入小門。未果。即倒地。試觀血跡可知。即問少婦曰。有聲何若。使夫人出外。曰。呼號耳。妾在臥室靜坐。忽聞呼號聲。乃秉燭出戶。即遇此事。天乎天乎。有何仇讎。而下此毒手耶。警察長問其時夜幾時。答約十一句鐘。愛醫生曰。夫人至吾家。已十一句半矣。警察長曰。然則汝夫之

死。當在十一小時至三十分鐘之間。少婦曰。然。妾靜坐時。長短針均指十一小時未幾。卽聞呼號聲。警察長復將出入蹊徑。屋宇位置。周閱一過。曰。凶人旣殺人。必暫匿園內數分時。而後去。復問少婦曰。夫人聞呼號聲。卽出否。少婦猶豫半晌。曰。否……乍聞號聲。甚怖。不敢遽出。秉燭往。又爲風吹滅。反身再取火。約十分鐘。始至園。是以凶人已不知何往矣。言頃。愛醫生謂警察長曰。君意若何措置。曰。今已夜深。待明晨復之。少婦忽問曰。君意此。一男子爲之乎。警察長異其言。答曰。非一男子。甯一女子耶。曰。非也。予亦不能意料。因乞移尸室中。免爲風露所侵。警察長首肯。令隨來巡士守護。少婦曰。如此更感惟妾膽怯。奈何。愛醫生曰。僕可留此相助料量。曰。是更善矣。於是諸人舁屍於室。少婦掌燈前引。屍置於牀。警察長偕葛斯出戶。遂歸室內。惟愛醫生少婦及巡士三人。少頃。少婦倦甚。愛醫生曰。夫人受驚勞頓。盍少假寐。少婦不得已。從之。愛醫生與巡士回顧死者。髮澤可鑒。鬢鬢略有鬚。而面色轉白。如蠟製。檢取身部。其衣係夜服。頗新整。袋內金表金練。手金約指。此可知殺人者。非爲圖取賞。

財也。二人將其衣扣解除。忽袖間血淋。左臂、肘腕之間。分明有字跡。似死者自以血書。愛醫生度此必有關要。錄其文於紙。謂巡士曰。汝知此何意乎。巡士舉死者右手視之。則其食指爪間。猶血殷未乾也。

第三章

明日。麥格司登之屍。昇諸丟克費警察署場地待驗。移時。驗尸官傳問人證。於是倫敦達市。徧傳其事。以爲疑案。各報採訪員皆至觀驗。葛斯亦與。各以手冊錄供詞。時聞謠傳。以爲麥格司登爲其妻謀殺。凶器乃一匕首。一如俾司克所猜疑。然葛斯則不謂然。且爲之剖辨曰。渠果殺其夫。安肯復求醫治。胡不棄置道左。使他人發覺。而僞哀之。或埋之荒野。以泯其迹。豈有人未之知而自揚者。此必不然。葛曰。愚哉子也。彼揚言其夫之死。而延子醫治。正可顯其陰謀也。智者作事。多有出於人情意料之外者。麥夫人亦智矣哉。曰。吾意與君不同。麥夫人犯罪。君見之乎。有何證據指實。果爾。則彼將化爲滴水。混入汪洋大海。以泯其跡。免爲偵探所跡。豈肯猶留於此。言頃。

葛斯袖出一新聞紙曰子試觀此報可以互證報內有新聞一條載云

篷街販畫商人愛格阿能麥格司登昨日病歿所遺財產頗富得之可儕素封昨夕又有名麥格司登者深夜被人戕死余意揣之恐此被戕之麥格司登卽病歿之畫商麥格司登之子也其子不死當承受其父遺產今晚遭此不測查畫商無他人則其遺產當爲其媳承受矣

葛斯曰以冒險獲財何遠遁爲愛立司終不少動曰世之同名者多矣安見二人之爲父子卽令果爲父子彼寡婦安用殺夫以謀財且財尙未入其夫之手也葛斯曰子言固亦有理無如衆論猜測皆反是時觀者如堵牆環立階下頃之官陞座麥夫人衣黑衣形容憔悴官問紀來克履勘之詞甚驚訝紀言不得一證據可爲破案端倪惟述其所見之屍及血跡情狀且聞死者爲篷街畫商之子父子相繼歿不越數時惟父係病死子則遭此非命耳愛謂葛斯曰予言如何警察長固無所疑於麥夫人已而官召愛問之愛言麥夫人要余醫余隨往見死者傷痕爲豐脊利刃從左肺刺入

其人必強有力者。不然。豈能使厚。韌之衣。數襲。皆洞穿。陪審官問女子。亦能勝此乎。曰。膂力方剛之婦。或亦能之。衆聞言。皆目注麥夫人。觀其強弱。俄聞官吏呼訊麥氏。婦麥夫人。形如槁木。出矢言。訴供其聲甚低。供狀略曰。

妾勞拿麥格司登。幼業印刷。往年嫁愛格麥格司登。翁居篷街爲販畫商人。見妾夫游蕩不事正業。逐之。不與一錢。而妾姑臨終遺之多金。藉是度日。後偕妾至蒙得加羅。專事賭博。逗留八月。歸倫敦。因達市屋值昂。故居謀脫別墅。亦無僕婦。妾摒去華妝。躬操井臼。足跡未嘗出中門。而妾夫性情剛愎。以貧乏故。恆歸罪於妾。雖時占反目。過後亦仍如故也。妾夫自居謀脫別墅後。未幾恆外出。問其何爲。未嘗告語。每出則衣夜服。宵分始歸。所居荒僻。妾獨守空閨。殊爲寒心。八月十六夜深時。獨處閨中。候其歸。約十一小時。身倦欲假寐。因理髮以解睡魔。忽聞呼號聲。握髮出視。燃燭至中門。聞呻吟聲。火光閃爍之際。駭見妾夫臥地。血泊滿身。不能言。乃扶之起。以臂枕而撫之。遽絕。妾斯時手足無措。呼號無應。卽往比鄰醫生愛

立司家求治。嗚呼。竟不能活。不知妾夫。究爲何人所殺。伏乞緝凶抵罪。

供畢。審官問曰。汝夫臥地。是何情狀。曰。仰臥。妾燭之。卽睹其面。曰。傷痕在背。何以知其受刺。曰。因見有血跡。以手挽之。背間血尙流出。染及吾指。是以知之。曰。汝夫有仇人乎。曰。不知。又問。平時交游若何。曰。自吾夫婦來此。謀脫別墅。從無一人過訪。曰。然則彼與汝言談之際。當必知其有恩怨之人。曰。渠所言。僅爲身家計。間亦及其父。他無所聞。曰。是日。彼出門時。知其父死乎。曰。其時妾尙不知。彼亦未與妾言。想亦未知耳。妾翁凶聞。若非警察長言。妾猶在夢中。曰。是日有郵書與彼否。曰。未有。彼與世人似隔絕。數月以來。未見有人通訊者。惟覽日報。乃知世事。曰。汝觀彼性情。爲有怨恨所致乎。曰。想當如是。曰。彼好飲乎。曰。甚好飲。勃蘭地爲其莫逆交。而無酒德。醉輒咆哮。可怖。妾見其醉。恆避之。曰。彼以殘暴不仁待爾耶。曰。否。惟言語衝突而已。其他野蠻手段。則無之。然則汝與夫之愛情若何。曰。妾初嫁時。甚相得。閨房式好。無尤。邇因困於境遇。至有交謫。然妾恆安命順受。上帝鑒臨。敢萌他念。曰。人言汝曾以匕首懼

一寄書人有之乎。曰有之。因昏暮荒郊。斯人突至。適余在廚切蔬果作食。遂持刃出。後其人遞書自明。卽去。傳者訛言。遂以余爲凶悍也。曰然則汝常以匕首自衛乎。曰然。居舍荒僻。宵小生心。余一女子。深夜守門。能無賴此。問郵書與誰。曰與妾夫。問何人所寄。曰不知。妾夫展視。亦未告予。問死者臂腕血書。汝知之乎。曰愛醫生嘗示我。然終不解。妾夫呻吟不能言。未幾卽氣絕。故未告予。爲何人所殺。審官問至此。無他。可訊。遂以此案爲無名凶殺案。且待覓有證據再訊。

第四章

丟克費警察署。將此殺案布告緝兇。大爲世人注目。以爲數十年未有是事矣。而各新聞紙。又咸載其事。以故通國皆知。越九日。仍不得要領。延至二星期。亦然。初人尙冀望破案。後漸漸淡忘。卽丟克費人。亦不措意。麥夫人將麥格司登之尸。塋埋。仍居謀脫別墅。於是愛立司造訪麥夫人。以言餌之。曰夫人之無罪。余固知之。衆口燦金。積毀銷骨。人言奚足恤哉。聽之而已。麥夫人泣然曰。惟苦妾耳。旣無親戚。又乏友朋。

子然一身誰與依賴。乃人不諒妾之苦衷。橫以惡名相加。天乎何若是其厄。予耶愛醫生曰。夫人何憂。無依賴世間豪俠所在。有之僕雖不敏。頗以扶人困厄自勉。顧人之視余何若耳。麥夫人聞之。凝睇不語半晌。乃言曰。君心地待妾甚厚。妾知之誠得與君爲友。甚善已而寂然。乃復略敘家人語。而不及此案一字。閱數十秒時。愛醫生辭出。繇是一縷情絲爲之綰住。三生愛醫生之護惜。麥夫人備至私念。若得兩三星期中往來相稔。當有佳境。且爲之冥想其容貌態度。不覺直墮十八層銷魂獄。而不能出。爲情慾之奴隸。而不能贖。然麥夫人嫠也。其夫死於非命。人言嘖嘖名譽攸關。愛醫生雖知身冒不韙之嫌。以愛故迷戀其色。罔顧其他。中心一片熱血。祇自祕之。雖知己如葛斯。亦不以告。愛既歸寓。夕餐與葛斯縱談。葛問曰。今日子出門診病耶。曰。然。乃一女子以予曾驗視其夫之死。故邀予晤談耳。葛曰。異哉。所談云何。曰。彼祈余拯其性命。彼之處境既貧。又子然無親。故噫使人惻然。有間。葛謂愛曰。子所早夜以思者。吾知之矣。一欲富。二欲名。譽三欲佳婦。其當意否。愛醫生驟然笑曰。佳婦乎。

君焉。知之曰。子獨處。無耦。豈甘鰥老。無當意耳。有則必以是爲先務之急。惟願子勿納寡婦。愛訝曰。嘻。何謂寡婦。曰。即其夫被人謀殺者。曰。麥格司登夫人耶。君安知余之愛彼。言必於倫。吾惑滋甚。閱數十秒時。二人不言。愛醫生手叉腰際。繞室踱行。已而言曰。斯事誠有之。然僅作此想。尙未形諸口也。君觀此事云何。曰。此大不祥。徒自苦曰。何故。曰。智者自知之。麥夫人性情乖張。恐子亦不知其底蘊。似余。人言麥寡婦將嫁子。已藉藉矣。曰。此言何來。余固未求婚。或者與他人定情。然此語太唐突。余固可噉誓天日。葛曰。子何急也。他日自明。麥夫人天姿國色。固自不凡。人雖至愚。安肯以肉餌委地。愛醫生復坐。言曰。彼實無罪。今不能明。殊可惋惜。葛曰。吾思麥夫人之言。恐不情。實且其容色蒼皇。足以徵其內餒。彼云手挽其夫。覺背間血流。誑語耳。是夜記否。彼來時。黑其衣而白其袖。豈有撫摩傷處而絕無血跡。點汗者。吾細察之。彼衣袖甚潔。此大可疑。愛醫生曰。雖然。余有證據。可明其無罪。曰。證據乎。必獲兇人。乃可彼於傷處已露情僞。其辭曲折。若爲掩飾者。然曰。彼何爲庇一兇人。曰。彼於此案

顛末果一無所知。何爲謊言。死者臂上血書隱約三字。必兇人之名。以口不能言。故書告其妻曰。君安知必告其妻。曰。以意度之。當然其妻若不解隱語。何爲作此。以示。曰。焉知不告他人。曰。麥格司登知其妻聞呼號聲。必出。必先見之。恐其人脫走。故以隱語相示。曰。麥夫人言其不識血書之意。果若何。曰。此正見其虛僞欲掩飾罪人耳。曰。君何由知血跡。乃陰書兇人之名。曰。吾能讀之。昨日思索良久。始悟其中之意。遂向書案翻取二紙。皆有圖式。係八角形。葛斯因將其法解示。若者爲A字。若者爲B字。且言今依其血跡細觀。乃RUZ三字之隱語。按各國文字無以RUZ三字拼爲一字之義。此三字殆卽殺麥格司登者之姓名之第一字。但RU或可作Rupert。或可作Rudolph。而Z之一字則不知其取義耳。愛醫生又問此外血跡爲何。曰。乃一蜥蜴形。二人相對愕然。初不能解。葛曰。吾乍見之。疑爲蛇形。以其有四足而尾長。則知所謂若非守宮卽蜥蜴者近之矣。愛曰。此果何意。曰。不知恐麥夫人知之。但必祕不肯告。曰。曷爲是。曰。殺麥格司登者或卽麥夫人之情人也。